

●吴 少 中

## 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研究

我国传统体制下的经济学，一般忽视经济运行的需求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来，由于市场的作用日见增大，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方经济学中踞统治地位、然而颇多争议的需求管理理论。同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正在试图把这一理论改造成属于自己的工具。这是实践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但是，初始的一些研究往往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政策含义，而对于需求、尤其是微观领域的企业与家庭需求形成的机理缺乏应有的重视。殊不知后者恰恰是前者的重要基础。这种状况不利于正确地理解、改造以及利用需求管理理论。本文拟就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与家庭需求关系密切的家庭消费行为作初步的研究。

### 一、家庭收入及其假设

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很多，譬如生活习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职业、收入分配方式、家庭规模及年龄构成等。凯恩斯把它们区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sup>①</sup>。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倾向于把收入看成是决定家庭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收入的含义。

在我国，家庭的收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货币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报酬，如城镇职工家庭的收入；（2）家庭（指农民）生产的产品减去生产费用与公共积累后余下的部分，这部分产品有些被出售以换成货币，有些直接成为收入；（3）经营收入，如各类承包、租赁收入；（4）资产收入，包括私人业主的利润收入、有价证券（股票、债券等）的利息收入；（5）财政支出或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以间接的形式转变为家庭收入，如公共住房、公费医疗、托幼保健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间接补贴。这类收入虽然不为家庭所有，但家庭却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另外，此处不考虑由继承、馈赠所形成的家庭收入，因为它们是在家庭之间的重新分配，得失相抵。

从另一个角度，还可以把家庭收入（ $Y$ ）分为直接收入（ $Y_a$ ）和间接收入（ $Y_b$ ）两类。 $Y_a$ 包括第（1）、（2）、（3）、（4）种收入， $Y_b$ 指第（5）种收入。更进一步地， $Y_a$ 又可细分为货币收入 $Y_{a1}$ 和实物收入 $Y_{a2}$ 。所以，家庭收入 $Y = Y_{a1} + Y_{a2} + Y_b$ 。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作两项假设：第一，家庭按照最能满足其需要的原则，把收入用于消费或储蓄；第二，无货币幻觉，即能够判断货币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之间的差异。

### 二、收入作为消费的函数、储蓄

1. 消费函数。收入的用途包括消费支出（ $C$ ）和储蓄（ $S$ ）。消费支出用于购买物品或劳务以满足家庭的物质文化需要；储蓄是收入与消费之差，即 $S = Y - C$ ，家庭储蓄包括向金融机构存款与持有货币及购买非消费性的资产等。由前文已知，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最为密切，

所以，两者的关系式可表达为： $C = C(Y) = C(Y_{a1}, Y_{a2}, Y_b) \dots\dots (1)$

我们沿用凯恩斯的“消费倾向”的用语<sup>②</sup>，把上式称为家庭消费倾向。相应地，它的导数即  $dC/dY$ ，就是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关于  $C$ ，也可以细分为许多份 ( $C = \sum_{i=1} C_i$ )，这有助于更细致地研究家庭的消费行为。

本文只把  $C$  分为  $C_1$ 、 $C_2$  两部分， $C_1$  表示必需品的消费， $C_2$  表示享受品的消费。一般来讲，当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时， $dC_2/dY$  大于  $dC_1/dY$ 。这是因为，当  $Y$  继续增加时，家庭用于  $C_2$  的比重要大于用于  $C_1$  的比重。

在 (1) 式中， $Y_{a1}$ 、 $Y_{a2}$ 、 $Y_b$  对于  $C_1$ 、 $C_2$  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考察城市家庭的消费倾向时，可以去掉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即  $Y_{a2}$  项，从而 (1) 式变为：

$$C = C(Y_{a1}, Y_b) \dots\dots (2)$$

(2) 式是城市家庭的消费函数。由于  $Y_b$  存在，家庭在房产、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较少，又由于  $C_1$  对  $Y$  的弹性较小，所以，收入的提高可能使享受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近年来，城市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很快，就是例证。

如果去掉 (1) 式中的  $Y_b$  项，那么，它就变成了农民家庭的消费函数，即：

$$C = C(Y_{a1}, Y_{a2})$$

$Y_{a2}$  既是农民家庭食品的基本来源，也可以作为资产储存起来。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农民会出于保值的考虑扩大  $Y_{a2}$  的储存量，但时限、季节因素却起相反的作用。与城市家庭不同，农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必须包括住房、医疗保健等费用，这部分的消费用  $C_b$  表示。现在的状况可能是， $C_b$  部分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 $C_2$  部分次之， $C_1$  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即  $dC_b/dY > dC_2/dY > dC_1/dY$ 。

2. 储蓄。单纯从静态角度考察，储蓄 ( $S$ ) 等于收入减去消费，即  $S = Y - C$ 。但事实上，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家庭按一定的比例把收入分配于  $C$  与  $S$ ，是一种包含许多内容的选择。储蓄意味着家庭放弃一部分当前的消费。是什么因素促使它这样做呢？至少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1) 为谨慎起见，家庭在收入增加时储蓄，以备收入减少或无收入时需用，还可防不虞之事的费用；(2) 灵活购买，等待购买某种希望得到的物品，原因可能是市场上暂时缺少该物品，也可能是暂时无足够货币，必须积累（城市居民持币待购耐用消费品属于前类情况，农民积累用于建房的货币或物品属于后类情况）；(3) 保值，如通货膨胀时，家庭可以向承诺保值的金融机构存款，或购买贵重物品，或（如农民）少出售农产品，以代替货币储存；(4) 增殖的动机，购买各种金融资产以获得利息收入。促使家庭储蓄的因素很多，动机不同所引致的储蓄类型也不同，所以，家庭的储蓄可以表示为

$S = \sum_{i=1} S_i$ 。金融机构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储蓄采取相应的政策。我们把储蓄分成持有货币

( $S_1$ )、存款与购买有价证券 ( $S_2$ ) 两部分。

短期内  $C_1$  与  $S$  的关系较弱，而  $C_2$  与  $S$  的关系则较强，这便暗含着一个结论性的命题：储蓄政策可以有效地对享受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施加影响。

### 三、预期与收入

家庭支出决策的第一个层次是把收入分配于消费和储蓄；第二个层次是界定出必需消费

和享受消费的范围，从而决定了享受消费品支出和储蓄的比例；第三个层次是规定出持有货币和存款（包括购买有价证券）的数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家庭决策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诸如价格水平、利率、有无可供选择的多种资产等。这些不确定因素改变着消费者对于其收入的看法，使其对消费与储蓄作相应的调整。

首先，价格预期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预期改变了消费者心目中所依据的收入数量。在不考虑预期时，收入为 $Y$ ，有了价格预期，收入就变为 $Y/EP$ （ $EP$ 表示预期价格水平）。所以，当预期价格水平下降时，家庭就按照一个增大的收入额决定 $C_1$ 的量，从而分配 $C_2$ 与 $S$ 的比例。反过来，预期价格水平上升，家庭则根据缩小了的收入额进行决策。

其次，利率预期的影响。现在，家庭心目中的收入变为 $Y/ER$ （ $ER$ 为预期利率）。预期利率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 $S_1$ 与 $S_2$ 的比例。而当经济体系比较稳定时， $S_1$ 即手持货币的数量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决定于一定的交换方式、支付方式等，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易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短期内 $S_1$ 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预期利率对 $S_1$ 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不难发现，在考察 $ER$ 对 $S_1$ 与 $S_2$ 的影响时，虚构两种利率<sup>③</sup>是一条可行的思路。一是家庭的内在存款利率，它由持有货币所得的边际效用来衡量；二是存款及各种有价证券预期利率的平均值，即 $ER$ 。家庭正是按照内在存款利率与 $ER$ 相等的原则，决定 $S_1$ 与 $S_2$ 的比例。

再次，在同时存在预期价格和预期利率的情况下，家庭决策依据的收入值就是 $Y/EPR$ 。如果 $ER$ 不变，且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家庭心目中的收入变小，从而增 $C$ 减 $S$ 。1988年我国提高名烟酒价格，某种程度上使公众产生了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一时抢购风席卷全国，当时，家庭购物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后来，提高利率与保值储蓄的措施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心理起了平抑作用，遂使抢购风得以扼止。1989年下半年出现的“市场疲软”现象也与消费者预期价格下降有关，家庭认为增 $S$ 减 $C$ 是明智的选择，所以，尽管家庭拥有货币，购物量却在减少。但是，一旦消费者预期价格回升，挤兑存款、抢购物品的现象将会再度发生。

因此，预期变化会改变消费者对其收入评价的变化，从而对 $C$ 与 $S$ 、尤其是 $C_2$ 与 $S$ 的比例产生影响。在今后的改革中，对这种变化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 四、流量与存量：消费函数的扩展

前面主要考察的是家庭当期收入变化量即收入流量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实际上，家庭过去收入的积累即收入存量，也对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所拥有的住房、车辆、电器、衣物及储蓄数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其现在的边际消费倾向。从我国的近期情况来看，较富有的家庭倾向于多储蓄些，不太富有的家庭则倾向于多消费些，这主要是由于收入存量的调节作用。

家庭用于基本必需品（如食品、服务等）的消费，是满足即时的需要，随着需要的满足，它们也就丧失了其物质形态。所以，收入存量与 $C_1$ 无关系。还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如住房，如果是公共住房，就不能被看成是收入存量；如果是私有的房产，就属于收入存量。为方便起见，我们假定只有 $C_2$ 才形成收入的积累， $S_2$ 可以看成是由 $C_2$ 决定的，并且用 $X$ （ $0 < X < 1$ ）表示上期 $C_2$ 在本期的存留系数，那么，我们就能建立一个新的消费函数： $C(t) = C(Y_t) + XC_2(t-1)$ ，因为 $C_2(t-1) = C(Y_{t-1}) - XC_2(t-2)$ ，所以 $C(t) = C(Y_t)$

$+X^1C_2(Y_{t-1}) + X^2C_2(Y_{t-2}) + \dots + X^nC_2(Y_{t-n})$ 。这个消费函数的意思是，现期消费是现期收入和过去消费支出（用于 $C_2$ 部分）的函数。

## 五、“示范效应”

凯恩斯曾经认为，消费的主观需要、偏好及个人习惯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消费与储蓄之间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关系，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递减的趋势。对于消费行为的这种假设，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也是他主张财政赤字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四十年代末，他的这一见解受到了美国经济学家杜生贝的批评<sup>①</sup>。杜氏指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暗含着一个错误的前提，即每个人的消费行为与任何其他人的消费行为毫无关系。杜生贝认为，人们通过社会接触，在学习及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建立了消费者偏好的相互依存关系。经常接触高收入阶层所消费的更为高级的各种商品，是促使低收入阶层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使他们为增加消费而减少储蓄的一个推动力。因此，消费者效用并不取决于消费的绝对数量，而是取决于竞争与社会压力下，他感觉到的别人所消费的同等数量。在这里，“示范效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纳克斯重视“示范效应”的国际性传播，即富国生活水平对穷国人民也会产生“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引诱家庭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从而降低了私人储蓄率。如果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消费示范的强烈影响，那么，就很可能导致超前消费，这对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我国家庭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示范效应”的影响，如沿海城市家庭追求国外的消费方式，并以某种细微的形式向内地传播。笔者认为，“示范效应”的国际性传播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它发生作用的速度、规模却与一国宏观消费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的引导紧密相关。譬如说，低利率、高物价、缺少可供选择的资产与大量进口高档消费品等因素，就能对“示范效应”的国际性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反的政策措施，则可能成为“示范效应”传播的制衡力量。因为，消费的最终依据仍然是家庭收入，经济政策能够通过改变人们对于收入的评价，从而改变家庭的消费行为。

## 六、结束语

影响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有些则非人力所及。研究消费行为的任务之一，就是从诸多因素中分离出那些可控的因素，并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其施加影响。在笔者看来，任何民族都不是天然具有奢华或者节俭的特征，那些都是可以铸造的品质，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变得奢华起来了，那么，经济学就应该首先检查它自己曾经起过什么作用。二百年前，亚当·斯密提倡节俭的美德，事隔一百六十年之后，凯恩斯则大谈奢华的益处。问题在于你需要什么。

注：

①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②凯恩斯把收入与消费的函数关系称为消费倾向，他研究的是居民整体；本文则考察单个家庭的消费行为。

③这一提法受到约翰·格利、爱德华·肖所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书的启发。

④詹姆斯·托宾：《经济学文集〈卷2〉：消费与经济计量学》，麻省理工学院1987年版。